



水中猎手

◎陈顺源

## 蓝印花布的魅力

◎刘伯毅

童年时,我盖过蓝印花布做的被。它的布料是手工织造的,显得粗糙。每一次洗后下过米浆,晒干,还那么硬朗、坚挺,盖在身上,脸颊、手脚时不时触碰,给人的感觉是暖融融、酥痒痒的。小时候,紧挨着我家的,是一家大染布店,高高的晾晒架上,时常会看到一幅幅高挂着的蓝印花布,在20世纪60年代,那个缺乏色彩的岁月里,蓝印花布显得十分漂亮和醒目,那种布料的蓝,浓淡不十分匀称,却有种特别的韵味,给人平静、吉祥的感觉。后来我得知,紧挨我家的布庄,大有来头。它名叫升和布庄,虽设在离南通城有三里路的小镇正场,却是由南通城内最大布庄世昌德和另一大布庄升康两家合资经营的,《南通土布史》上记载,正场升和布庄地点相宜,产布优美,出数又多,名盛一时。印象中正场布庄店堂深阔,前店后坊,后面是一个较大的庭院,植有花草,养着金鱼,店堂前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。

蓝印花布,是用一种植物大青,民间俗称“板蓝根”为传统染料提取的蓝靛染成的布。制作蓝印花布,程序繁复,一块蓝印花布从开始刻刀到最后晾晒完成,大约需要一周时间。蓝印的方法属浆染,浆的原料大多是灰和黄豆粉合成,因此,浆料阴干后便出现绽裂的纹路,染后会留下许多不规则的纹路,犹如瓷器上的碎花、开片,这种纹路自然、古朴,不僵化,大都不相同,是机械印染所无法模拟的,有着鲜活生命的意趣。长大后,我知道,我们南通的蓝印花布闻名全国,究其原因,我想主要有二。一是南通的土布很有名,在今天的通海地区及其外围,男耕女织,家家户户纺车鸣、织机响,这是由于人多田少求生存求温饱的一种举措,清末民初,南通成为我国重要的棉布集散地,为蓝印花布提供了充足的布料。二是南通沿江一带种植的“板蓝根”,由于江水水质好、土质肥、产靛多,质量特别好。据明嘉靖《通州志》记载,每年通州上交朝廷土靛3500斤,海门上交1500斤,南通为蓝印花布提供了优质的染料,再加上南通人聪明勤劳,蓝印花布的图案不断翻新,自然就闻名大江南北了。

通州二甲镇历来商贸繁荣,汇集了许多蓝印花布的生产作坊,我因为工作关系多次前往,其中王振兴创办的“正兴染坊”去得最多,他的产品,因为恢复了传统的蓝印花布“小青缸”土靛发酵法染色生产技术屡屡获奖,“小青缸”土靛发酵法染色能够较好解决颜色色牢度、蓝白分明度的技术难题,他本

人也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;同时,他们生产制作的蓝印花布因颜色不褪、图案清晰,受到广泛欢迎,这也成了南通和浙江出产蓝印花布的主要区别,形成了南通蓝印花布的优势和地位。

1959年,20岁的王振兴到二甲印染厂当学徒,因为印染厂用水量大,学徒工一律从挑水开始,每天早上要挑20担水,王振兴冬天没有雨靴和棉鞋,只能赤脚挑水,天寒地冻,有的学徒吃不了这个苦,但王振兴坚持了下来,铸就了能吃苦、不怕困难的品性。他有意接近多位有技术的老师傅,虚心向他们请教,从几个师傅处学会了蓝印花布制作染色全套工序。后来又做车间主任和技术厂长,有了走出去开阔眼界的机会,培养了自己和别人交流沟通的才能。1995年,王振兴和老伴创立“正兴作坊”,他待人淳朴热情,他的作坊常常宾客盈门,也到日本等国参加蓝印花布展览并参加研讨发言,他也常常回答游人或宾客的提问,感兴趣者众多,他的作坊里,摆放了十多只“小青缸”。在染坊时,因为要与水打交道,并时常接触染料,操作者必须一年四季都要穿雨鞋,围着围裙,戴着皮手套,很是辛苦。王振兴为了更好地传承蓝印花布印染技艺,动员全家都来做,大儿子负责设计、制版,二儿子负责刻版、刮浆,三儿子负责护缸、染色,三个儿媳负责洗布、晾晒、缝纫等。为了蓝印花布,他们都没有分家,一家十几口人,在了一口锅里吃饭,在一家作坊劳作,虽然劳作强度大,身上工作服上沾满染料,但他们其乐融融,信心满满,劲往一处使,真好像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,浑身上下散发出乐观顽强的精气神,让人感动和钦佩。现在王振兴的三个儿子蓝印花布技艺也日益精湛,都被评为南通市蓝印花布非遗传承人,可喜的是王振兴的孙女也在大学学美术,为蓝印花布设计图案创新打基础,立志学成后回到已80多岁的爷爷奶奶身边,当“正兴作坊”蓝印花布非遗传承人。

好多次,我揣摩、咀嚼蓝印花布之美。它蓝底蓝得清纯,白花白得朴实,秀气却不落俗套,典雅而不失明快。它制作成本低廉,因而在民间很能流行,它色彩丰富、雅洁,因而上流社会在喜欢丝绸的同时,也能接受。蓝和白虽只有两种色彩,却变幻出众多栩栩如生图案,既有相似外形,又有内在韵味,还含有历史厚重感,相信南通的蓝印花布会绽放更大的魅力,而这更大魅力的背后,则是勤劳聪慧爱美的一代又一代南通人。

## 悠悠陈家港河

◎邵凤

她是一条河,陪伴了我的童年,是我的母亲河。她在平原地带,静静流淌,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里下河儿女。她的名字叫陈家港河。

我的老家,住在清凌凌的陈家港河西岸。童年的每一天,我都会与她相伴,从未走出她的视线。

夏天的陈家港河畔,是我们孩童的乐园。知了在不停歌唱,雀儿在欢快鸣啭,一切都是那么生意盎然。青白红顶的蜜桃,有拳头大小,挂得枝头弯腰。随手摘几个,河水洗洗,咬上一口,那个甜,那个脆,比冰激凌好吃百倍。

夏天的中午,我和弟弟搬了小方桌、小板凳,围坐在河畔杏树下吃午饭。妈妈将缸豆饭盛好,每一粒米都泛着鲜亮,我们将葱花炖蛋拌入饭中,和着槐花的清醇气息,那真是乡间农家至味。

饭后,炽烈的阳光,从叶子缝里透下来,斑驳的光圈打在我们身上。我和弟弟在楝树下面午睡,全身放平,躺在凉匾里,接受阴凉的爱抚。一觉醒来,晃眼的阳光眯缝了眼睛,婆娑的树影戏舞在脸庞上。我恍如阳光下的树木,也盛满了光泽。打开《林海雪原》《杨家将》……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小人书,便将我们带离陈家港河很远的地方。我们或朗读或默读,纸面上沉睡的精灵便苏醒过来,跳入眼中,映入大脑,流进心河。于是,我们也变得水灵灵、湿润润的。

炎夏午后,我和弟弟会随母亲到河边趁水凉。我站在“跳码儿”顶端,将竹筛子或蚕匾,轻轻塞到水花生下,贴着根部慢慢地往回移,透明的河虾挥舞细钳子漾上来。弟弟猫着身子,盯着残缸下面的小鱼,手臂向鱼尾靠近,五指张开如笼罩一般,肉乎乎一指来长的虎头鱼,便捉入掌中了。母亲则用手在芦苇秆上捋,青褐色的螺蛳,一小捧一小捧的。晚上,夹去田螺尾巴,加上葱蒜姜等佐料,“嘶嘶滋滋”中爆炒,加上霞红色的小虾,那是美妙的人间至味。我们的筷子穿梭不息,嘴巴在进行运动比赛。父亲、母亲含笑看着我俩,眼里满是爱怜。

在我七八岁时,陈家港河因河床升高,需要河工挑河挖去沉积的泥土。那是

个寒冷冬天,河道临时指挥部设在我家泥墙草屋里。他们每天早出晚归,先组织拖拉机手将河水抽干,再安排民工将河泥挑到岸上去。工地上上百人,挖者60度弓腰,蹬酸了腿;担着泥爬坡上堤,磨肿了肩。

一日凌晨,天空被捅了个洞,大雨漫天倾泻,河水暴涨。因为水压太强,河道大坝决堤。指挥部紧急出动,抢险队员分为三组,河边铲土的,上下挥锹;扛着沙袋的,急步向前;堵住缺口的,打桩垒坝……爬堤时,靴子已经滑掉了,大脚趾紧扣脚下泥土,稍不留神人仰担翻,摔个嘴啃泥。下午,雨渐渐停了,大坝终于保住了,人们长长舒了口气。

我不上学时,便穿着厚厚的棉袄,站在河边看他们来回奔忙。“轰——”一日,早已残缺的水泥桥被炸断,一条长青鲢子鱼也被炸出了水面。“嗨——吆——”随着一声吆喝,在众人的惊呼声中,一位大个头壮汉抱着大鱼头,踩着水波,上得岸来……那是多么富有戏剧性的画面。

经过疏浚,淤塞得以通畅,坍塌得以修整,狭窄处得以拓扩。陈家港河重新欢唱,热闹繁忙,船只南来北往,载着希望缓缓驶向远方。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,家乡良田得到灌溉,“风吹稻花香两岸”。如今的水利工程都是以挖掘机、推土机等机械作业了。“有水皆为景,无处不风光”的陈家港河,如今已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景观。陈家港河畔树木繁茂葳蕤、丛草恣意生长,花儿光彩怒放。人们与鸟对唱,与水起舞,与美栖居,与这里的万千精灵一起,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人工挑河,已成为历史,但勤劳、坚韧、务实的基因,已融入乡里乡亲的血液,成为精神因子。

自外出学习,我便逐渐走出小河的视野,但她已然与我融为一体了,因为我是她的孩子。她快乐了我贫瘠的童年,丰盈了我幼小的心灵,滋润了我稚嫩的感情。多年后,我又回到她的身边。此时,静静的小河早已在我的心田里流淌多年,浓情的乡愁,时常在我的梦乡里直达心灵深处的彼岸,让我多少回与她忘情地相拥!

心窗  
片羽